

沈从文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 形而上维度

陈彩林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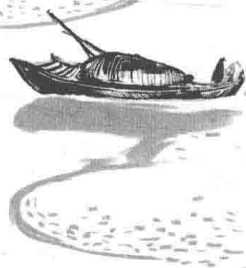
沈从文 与中国现代文学的 形而上维度

SHENCONGWEN

YU ZHONGGUO XIANDAIWENXUE DE

XINGERSHANG WEIDU

陈彩林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而上维度 / 陈彩林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495-6941-0

I. ①沈… II. ①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713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91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论 “曲谱边城”的另一面

回顾 19 世纪至今的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最大的缺失莫过于形而上层面,我们国民性中的形而上品格与诉求即便不能说完全缺失也是极为匮乏的。^① 进入 21 世纪,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高度消费化与娱乐化,而且与之相伴生的文化眩惑以及文学创作的碎片化、浅俗化、思想贫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担承人之心灵守望职能的无力,显示出作家重造涵养民族文化心灵的文学经典的无力,显示出置身于 21 世纪的我们依然处于形而上品格匮乏的时代,为民族现实生存确证具有统摄、整合、超越意义的形而上体系的任务依然紧迫。诚如黑格尔所说:“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当从事于探索自己的纯粹本质的精神,已经在

①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被动到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迅速瓦解。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倡导西学,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失落,丧失合法性,全面崩溃。由于传统文化的体用不二性质,它的崩溃是在“体”和“用”两个层面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西方文化,只限于科学、民主等实用层面,它确立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念的权威,而西方文化的哲学、宗教、审美等形而上的层面则被忽略了。这既有文化传播在形而上层面比在形而下层面更困难的原因,也由于实用理性传统对形而上文化的顽强抵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明、清时算起已有数百年,但远没有获得在其他国家那样的成功。宗教信仰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淡薄的,而且也很少达到形而上的高度。西方哲学在五四运动前后也有译介,但由于它远离社会现实,不如科学、民主那样直接发挥救国新民的功利作用,因而被冷落,它远没有为现代中国确立一种有权威的哲学形而上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不遗余力,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是,文学革命只着眼于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利作用,忽视了文艺的形而上的审美意义,致使五四新文学缺乏西方近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超验内涵,以后又向政治功利主义蜕变。中国社会发展因形而上的缺失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必须继续付出代价。[杨春时.文化转型中形而上的缺失及其代价[J].文艺研究,1996(5)]

民族中不再真实存在时,这至少也同样是很难怪的。”^①

在社会实体现代建构处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于形而上的缺失,沈从文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敏锐观照出:在中国社会现代进程中,“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②的社会历史发展与人存在二律背反的悖论越来越突出。这也是现代人所要直面的一个世界性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为民族生命在现代生存中找到真正赖以栖息的价值高地,找到生命皈依的信仰指向,因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那样,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③。

如何在民族生命本体中重构这一“至圣的神”呢?作为促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最具实绩的文化资源——中国现代文学,当然不可回避,更何况它对民族的文化心灵至今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涵养力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超前、敏锐、集中地关注了这一问题,而他的创作又朝向这一命题展开,我们当然应该将探源的方向首先指向他,以探寻其思想的形而上维度乃至这一维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形而上维度的填补、之于民族生命形而上重构的昭示。

反过来看,正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朝上述问题展开的,所以当研究的重心指向沈从文创作的形而上维度的时候,笔者紧扣的研究是探寻由此生发开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而上维度,以及这一维度在民族生命的现代重构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引领性,或者说,这种引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消解上述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回溯沈从文研究的学术链,虽然沈从文思想研究并非新的命题,但是针对上述现代人生存悖论集中研究其形而上维度以及由此生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而上维度,却是一个依旧崭新且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命题。

①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4.

③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

二

关于沈从文的一生,从凌宇先生的《莺啼序·沈从文张兆和墓地感怀》中可见缩影:

苍崖绿皱虎耳,证双鸾重聚。恍如见,黑凤翩翩,归棲天鹿行处。叹吴楚,情牵万里,长歌一曲方终句。又春深,杜宇声声,韵凄江浦。

忆想当年,海上寄旅,若惘然孤鹭。因缘会,有女超群,清纯明丽如许。托飞鸿,情传尺素,幸赢得汝心相与。值清秋,比翼京华,快情天宇。

奎星应运,际会文坛,有情比贾屈。数十载,天人悲悯,曲谱边城,独照虚空,等身骚赋。湘人血性,艰危前定,滇云楚雨天涯路。沫相濡,风雨同舟渡。难平块垒,人生不遇知音,满怀绝唱谁诉?

痴情易感,上志难知,郁怵催白芷。自别后,追思前迹,检校遗文,一点灵犀,豁然惊悟。秦楼尚在,清箫何处?潜潜心泪浑似雨。至今朝,不再幽明阻。随君临水登山,万籁萦怀,百花润露。^①

这首词虽以沈从文、张兆和的爱情为主线,但对沈从文的创作也作了“曲谱边城,独照虚空”的精练概括。这八个字实际道出了沈从文创作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创作。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是沈从文具体创作的“两翼”,湘西创作因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突出的独创性与巨大艺术魅力而成为沈从文具体创作的代名词,“湘西”也因之成为沈从文独有的审美符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二是以《烛虚》为代表的抽象创作。《烛虚》所收文章分两辑。第一辑包括《烛虚》《潜渊》《长庚》《生命》诸篇。第二辑为一组有关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的论文。将《烛虚》作为散文集,是就第一辑诸篇而言的。以《烛虚》为标志,沈从文随后于20世纪40年代又连续创作了《水云》《绿魇》《黑魇》《白魇》等散文,以及《看虹录》《摘星录》《虹桥》等小说,组成了沈

① 湘西凤凰古城听涛山麓的沈从文墓地旁立有一座“三绝碑”。“三绝”者,为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凌宇的词、黄叶的书法。这首词写于2007年冬。其时,湖南大地普降冰雪,连续数十日,被困于家中的凌宇又想起沈从文,想起几个月前张兆和的骨灰移葬沈从文墓地的事,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下《莺啼序·沈从文张兆和墓地感怀》。

从文充满人生哲理思辨的抽象创作系列。

从“曲谱边城”到“独照虚空”，显示出沈从文的创作向形而上特质的鲜明转变。这种形而上特质的创作不仅紧紧围绕着上述现代人的生存悖论，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创作中也是极为鲜见的。在湘西世界晶莹剔透的艺术光环里，对于沈从文抽象创作的关注还相对集中于学界，而且这些抽象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估量与整体性的权衡，这影响沈从文创作精神辐射本应到达的地方，以及对于沈从文作为思想家的全新认识。因此，集中研究沈从文的抽象创作正是达成上述研究初衷与目的的具体步骤。

三

沈从文的创作高峰期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从20世纪30年代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以《烛虚》为代表的抽象创作，标示出沈从文创作由具体到抽象的攀升之路。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审视，在概念的使用上，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乡村社会与都市上流社会的对立书写紧紧围绕着“人性”，而40年代其创作由具体转向抽象之后指向的则是“神性”。从“人性”到“神性”，显示出沈从文创作的形而上维度。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建构湘西艺术世界的形而上意图在《习作选集代序》中集中表达出来：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①

在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沈从文建造这座“希腊小庙”，就是为了给国人建构一座重树信仰的艺术殿堂，而这座以山地为基、用坚硬石头堆砌而成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便是“人性”。

沈从文的生命探索显然没有就此停止，沿着这一信仰指向，20世纪40年代他完全进入了更为抽象的虚空，去寻找绝对皈依的信仰之神：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

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①

那么,沈从文寻找到的“神”是什么呢?这时,沈从文推出了生命的“神性”:

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人”,体会到“神”,以及人心的曲折,神性的单纯。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看见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常常和某一个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同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各有其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的素朴,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彼此生命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花木为防卫侵犯生长的小刺,为诱惑关心而具有的甜香,我似乎都因此领悟到它的因果。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由复杂转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文化所不能少的,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即可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②

在“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的迷狂中,失去了“我”,认识了“人”,体会到“神”——生命本身的光辉。从“我”到“人”再到“神”,沈从文找到了他所要信仰的“伟大的宗教”。于是,他再次申明了自己创作的目的:

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③

也就是说,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为国人“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建构“神”的信仰。而这个“神”不是天上的神灵,是庄严的生命: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94.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0.

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8.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①

信仰生命,就是沈从文的追寻。而生命则是葆有“人性”又不断向“神性”升华的生命,在沈从文那里,“生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②。这条生命朝向的形而上之路绝非抽象的玄思,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他所针对的是社会运行“只看到它完全建立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世上多斗方名士,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阉宦情绪,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且结束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③的状态。对于这种民族生命的现实沉沦,他并没有消极绝望,而是坚信“人是能够重新知道‘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④。因此,“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⑤。概而言之,信仰生命,就是让人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知道‘神’”,为唯实唯利、无光无热的市侩化人生确立“美和爱的新宗教”,使人“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⑥,向“神性”的生命超越。

由“人性”到“神性”,显示出沈从文个体生命探索的飞跃。具体地说,就是在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面对“神之解体”之下民族生命“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的形而下沉沦以及形而上的扭曲,沈从文试图以艺术的方式为国人重构以“生命的本性的回归”为形而上终极的对美和爱的追寻,以此重构生命的庄严,一条中国现代文学极为重要的形而上维度也由此生发开来。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8.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3.

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1.

④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1.

⑤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1.

⑥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1.

目 录

第一章 “柔和”“忧郁”“迷狂”	1
第一节 “柔和”:人与土地互依的诗性空间	5
第二节 “忧郁”:诗性空间与时间的对接与转换	9
第三节 “迷狂”:走向生命至圣至美的虚空	12
第二章 “我”的“实在”	21
第一节 返照人的“我在”	23
第二节 “被五四”的离乡	26
第三节 “我”的精神超越	50
第三章 “人”的“非在”	71
第一节 阉宦似的阴性人格	72
第二节 有形无形市侩化	77
第三节 知识阶级的蜕变	83
第四章 神在我们生命中	90
第一节 社会与人	92
第二节 神之解体	100
第三节 生命具神性	107
第四节 “神性”:人的现代拯救	146

第五章 荒原中的百合	160
第一节 “湘西”的退隐	162
第二节 “百合”：“神性”的艺术	174
第三节 生命的自内凝视	187
结 语 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而上维度	193
参考文献	203

第一章

“柔和”“忧郁”“迷狂”

沈从文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家,他的那座“希腊小庙”是一个艺术的世界。而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与实践是独特的,他最担心接受者“从作品中寻找人生观或世界观”^①,但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思想,他也同时明确表示“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②,只是“不要把思想插进作品里,应当是在作品里转移”^③。那么,他的思想是如何“在作品里转移”的呢?这正是沈从文创作的关键所在。

沈从文将文学创作视为“情绪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④。他认为,艺术是“凭了人的灵敏的感觉,假借文字梦一样的去写,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⑤,强调要理解他的作品“应当从欣赏出发”^⑥。他甚至断言,“否认情绪绝不能产生什么伟大作品”^⑦。以上文字分别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和作品价值三个角度突显沈从文以“情绪”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观。在这里,“情绪”显然不等同于生物性的情感,而是经过“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情感艺术化,从而具有了诗性。因此,从文学本体而言,沈从文作品的实质是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22.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7.

③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60.

④ 沈从文.沈从文集(散文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335.

⑤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4.

⑥ 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4):317.

⑦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A].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他作为创作主体以文字为载体所进行的审美传情。对于自己的小说,他认为“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①;对于自己的散文,他认为“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②。因此,他强调情绪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作品独具的感性氛围。在这一感性氛围里,创作主体的情绪与艺术形象传达出的情绪以及接受主体可能体验到的情绪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动态的审美场。在这一特定的以“情绪”为质料的审美场中,创作主体、艺术形象与在另外一时、另外一地的接受主体彼此生命流注。他的作品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世界,但是如果不拘于某一部(篇)作品,而是整体感知,那么我们会体验到内蕴其中而一以贯之的情绪流和弥漫于肌体的感性氛围。这一情绪流和由它弥散而成的感性氛围,呈现出沈从文创作品格的有机统一性,其作品的思想正是通过这种情绪流转移生发的。

透过沈从文作品的表层,我们会感受到他的湘西世界内里实则是一个“柔和”与“忧郁”交织的情绪世界,而他的抽象世界内里则是一个“迷狂”的情绪世界。从“柔和”到“忧郁”而至“迷狂”,情绪的变化内里显示的却是沈从文对于生命探索的跃升。这其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而且还感受到一种诗性之思,这种情与思最终通达的是生命至圣至美的形而上世界。这是以往沈从文思想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的特点。如果回避这种特点,专门来研究沈从文的思想,此时我们得到的思想容易流失创作主体那种鲜活的生命感,容易遮蔽其思想产生的真切的现实生命源,而这正是其思想独特的元素。本书正是以此特点为切入口进入沈从文的形而上世界的。

湘西题材作品是沈从文重造经典的着力点。在这类作品中,沈从文虽然致力于人生情绪与客观物象的有机融合,但是他并不刻意掩饰其情感趋向,而总是在景、物、人、事触动其心弦的瞬间,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5.

② 沈从文.湘行散记序[A].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留下情感溢出的痕迹。且看以下几例：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皆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的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此后固执而又柔和的声音，将在我耳边永远不会消失。我觉得忧郁起来了。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①

过渡人走了，翠翠就在船上又轻轻地哼着巫师迎神的歌玩……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②

三三，木筏上火光真不可不看。这里河面已不很宽，加之两面山岸很高（比劳山高得远），夜又静了，说话皆可听到。羊还在叫。我不知怎么的，心这时特别柔和。……羊还在叫，我觉得希奇，好好地一听，原来对河也有一只羊叫着，它们是相互应和叫着的。我还听到唱曲子的声音，一个年纪极轻的女子喉咙，使我感动得很。我极力想去听明白那个曲子，却始终听不明白。我懂许多曲子。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③

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中，像这类情感不能自禁处颇多，于此我们感知到一条以“柔和”与“忧郁”为基本情感元素的情绪流绵延于其中：沿着“柔和”一极，其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同类情感用语有“软和”“快乐”“美丽”“动人”“温爱”“心里总柔软得很”“总是使人觉得十分温和”“痴了许久”等；沿着“忧郁”一极，其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同类情感用语有“悲伤”“哀戚”“悲悯”“孤独”“寂寞”等。这两类情感并非单独运行，而

① 沈从文.湘行散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② 沈从文.边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③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52.

总是交织在一起,在触动“柔和”之感的瞬间必生“忧郁”之感,二者如影随形,形成其湘西题材作品一以贯之的情绪流,也铸就了其湘西题材作品基本的情感基调。事实上,这条情绪流不仅具有威廉·詹姆斯提倡的意识流的绵延性,而且还具有弥散性。它绵延如水,又如烟似雾,最终形成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弥漫肌体的感性氛围。

当视角由他的湘西题材作品转移至都市题材作品时,我们会发现贯穿于前者的情绪流虽然失去了“柔和”一极,但是这并非情感链条的中断,而是沿着“忧郁”一极且在合乎创作主体“乡下人”立场下有意识在转换情感的结果。比如,《绅士的太太》开篇语——“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实际是沈从文都市题材作品情感转换的起点。“你们高等人”暗含着创作主体——执拗的“乡下人”的情感立场和精神趋向,也显示出这两类作品情感世界内在的互应关系。这时,在整体上,湘西世界便成为“柔和”情绪的生发源,而都市世界则成为“忧郁”情绪的生发源。当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以互相参照、互相阐释的两极出现的时候,沈从文的作品就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层面形成“柔和”与“忧郁”交织的情绪世界,由此引发更深层次的生命思考。

与此同时,在沈从文作品的整体层面上,我们还可以体验到柔和与忧郁这两种情绪特点在“自然景物”与“人事情形”相对时的再现。在他的作品中,“大好河山”是“丰腴与美好”的,“与自然面对面时”得到的是“谧静”,获得了一种柔和的情绪体验。但是,“人事”是“无章次”的,从中见出“堕落”,面对“人事”他总是充满了忧郁。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自然景物比比皆是,而对都市世界他却从未书写过温慰的环境体验,因为在他的作品中,都市的“人事”最为“无章次”。在他看来,“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色,无不取给于绿色,最终亦无不被绿色所困惑”,而“一切场面上的庄严,从深处看隐饰部分略作对照,必然都成为漫画”^①。在他的作品中,自然景物柔和的气息如同背景音乐给人以情感的

①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64.

温慰,而人事情形总是隐伏着深深的忧郁,二者交织如网。

最终,他将湘西与都市、自然与人事都远远地留在后面,而从“具体”与“抽象”层面导向更具普泛性的“柔和”与“忧郁”交织的情绪世界。“具体”世界层面是如此的“猥琐”,如钞票的膨胀使“一切责任上的尊严,与做人良心的标尺,都若被压扁扭曲,慢慢失去应有的完整”,最为人不解的是“社会习气且培养到这个民族堕落现象的扩大”^①。忧郁的思绪苦苦萦绕于其作品中的具体实在,此时,在他看来“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对于当前社会制度怀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唯一的支撑,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②。当他将“清洁运动”的支点确立在抽象的生命虚空时,他试图“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以此恢复“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重造民族生命。这就注定他将远离现实,只能在虚空中感受生命“最完整的形式”。这时,我们看到“具体”对应着现实社会的人事情形,而“抽象”则对应着生命至圣至美的虚空。在这方虚空中,景物虽非实写,却也不再具有湘西题材作品特有的地域色彩,但天空“碧蓝而明净”,淡绿的百合花内蕴着星子,诗意的景象给人以柔和的情绪体验,而这正是生命理想的极致状态。最终,面对这种极致状态,沈从文完全走向了“迷狂”,即进入一个形而上的至圣至美的生命虚空世界。

第一节 “柔和”: 人与土地互依的诗性空间

沈从文特别重视人与环境、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若没有“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迴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人心目的圣境”,“屈原便再疯一点”,

①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71.

②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72.

“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①。遍布芷兰与香草、具有神秘气氛的湘西世界,对于屈原那奇诡瑰丽的辞赋的诞生是极为重要的。与之类似,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更集中地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文学创作同湘西世界的密不可分,让我们感受到湘西这片土地对于他主观情志、精神趋向与审美追求的根性育化作用。“水”是湘西凝练化了的意象,也成为其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审美“胎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每当他置身于湘西世界,特别是身处辰河之上、箱子岩之下、鸭窠围之中或是耳边传来岸上吊脚楼歌声之时,他总是情不能自禁,“柔和”之感油然而生。这个时候,作为创作主体,他的情感就会从自然物境和作品人物身上“逃逸”出来,表示“心中柔和得很”,这几乎成为他的湘西题材创作的一种模式。这样,作为创作主体,沈从文首先将自己置身于以湘西物境为物质基础的“柔和”的感性氛围,进而又将这种“柔和”的感性氛围置换为其作品艺术形象生长的诗性空间。

在沈从文的心理结构中,人与环境、文学与环境具有同质性。他认为:

几件事都是人的事情。与人生活不可分,却又杂糅神性与魔性。湘西的传说与神话,无不古艳动人。同这样差不多的还很多。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②

因此,“柔和”所映照出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契合性。反之,人与湘西世界之间的契合性正是“柔和”情绪滋生的源头。在这种“柔和”的诗性空间里,他呈现出这样一幅人与湘西世界融为一体的图景:

站在门边望天,天上是淡紫与深黄相间。放眼又望各处,各处村庄的稻草堆,在薄暮的斜阳中镀了金色。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38.

②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0.